

928
4
6

荆川先生文集

六



重刊荆川先生文集卷之九

荅夏桂洲相公

順之至愚陋曩在畝畝蒙恩召用繼以狂瞽蒙恩罷

歸皆在明公秉鈞之時則是其進也蓋辱明公之節

取而汲引其退也蓋辱明公之委曲以保全雖明公

陶鑄庶類本不私于一物而樗材得此則竊自愧幸

以爲過今顧迂狂成性動自罹咎其始旣無以副節

取汲引之心矣尚幸有犬馬餘生山林精力誦詩讀

書竊古人而冀自淋則所以報明公保全之厚者或

在乎此而不敢不勉也順之竊聞古之大臣進也以



道所以濟時而亦所以正志退也以道所以正志而亦所以濟時顧進則濟時之功顯而退則濟時之意微伏惟明公去相之微意所以勵不可奪之節立天下廉恥之坊而有裨于聖明之治者蓋亦多矣易有之漸于逵之上六不居其位者也其繇曰其羽可用爲儀固不獨自潔其身而已人皆謂明公進而當軸以濟時也某謂明公退而高尚以濟時也雖然明公與國爲體恐未能忘江湖之憂而聖主眷懷耆舊亦恐不能得久遂東山之卧耳

謝歐陽石江巡撫

伏惟明公負康濟之碩材當東南之重寄振恤瘡痍如春風所扇不間於陰谷寒門搜拔幽滯如藥籠所儲無間于牛溲馬渤如順之者早不自立少嘗薄遊已甘屏跡于山林豈敢更求于聞達且誦習徒知泥古儕輩多謂之鄙儒而局器難與適時明公誤以爲國士收于衆棄揚彼王庭況自來無門館賓客之交豈所取在牝牡驪黃之外夫不采而佩雖幽蘭亦捐苟有因而前則朽株爲用遂得再塵金馬之署更聯羽翼之班自揣既爲不堪衆謂何以至此惟天下信明公之端直而知其嘖笑不以假人惟當宁信明公

之激揚而知其顧盼必能得士偶因拔茹及此彙征
雖荐人常恐其知在明公絕不以言于口而受知思
所以報在鄙人則竊有愧于心惟當勉策愚蒙益精
學問其或馳驅于世則庶以罄葵藿之心縱使委棄
于時則永以堅溝壑之素期少礪頑鈍之器庶不貽
冰鑑之差而已敢因來惠敬布腹心伏惟俯賜覽觀
庶以知鄙志之所存焉耳

二

僕樗散無似黽勉赴官將圖所以効明公國士之知
者而未能也竊有所懼者山林之士閒居而靜處其

寡過則易或出而馳驅于世當毀譽得失之衝誠欲
有所樹立則難故古之人修之于家而多不勉壞之
于庭者况僕之所以修之于家者固未至耶昔韓持
國薦處士常夷甫後夷甫改其平生而韓公亦深以
是爲薦士之悔不知若何可以使鄙人不爲夷甫明
公不爲持國之悔也幸左右終教之辭免坊牌一事
向已面請此非敢矯情近名蓋以此生苟不至於飢
餓則毫髮不敢有所取于世庶幾伐檀詩人之所謂
耳承明公欲爲置買學田此盛舉也更望明公始終
其事中間委曲區畫使異日不爲人所侵漁則受賜

於明公多矣然此舉必須出自明公使鄙人若無所
與焉者乃為善也不然則鄙人雖不以是為利而更
欲以是為名亦非鄙志之所安也敢併以奉瀆

與郭似菴巡按

僕經春常病移家住村塢中居閒自念不奉餘光者
久矣近聞使檄下府過旌鄙人命有司建牌坊示優
崇之意且期之永久此執事盛心豈不感激既而自
惟有甚不敢當者恐冒昧以累左右知人之明故敢
畢陳其愚左右試垂聽焉書曰彰善瘴惡樹之風聲
近世牌坊之製益做此意古者不以法私人所章必

善而人迺勸所瘴必惡而人迺懲不然則懸曲木求
直影也僕少不知學中歲蹉跎即鄉黨自好者正恐
不如也執事乃欲以之風鄉人而矯漓俗僕豈不自
知此如以迷人指迷不亦踈乎罪莫大於盜名詬莫
大於詆調僕非敢辭此也將以讓詬而辟臯也僕嘗
廁侍從之列會才志純繆又風罹疾疾不能效官荷
天子明聖不戮瘵曠僅奪官罷歸田里此覆載厚恩
詎可勝量僕聞之仕隱二道仕者則蜚聲竹帛或立
旌纛表閭閥且不為侈隱人則深林窈谷杜門棧徑
羣木石廡豕且不為陋况僕合瑕積垢以此終世惟

應躬耕灌園矢溝壑之志保桑榆之路補東隅之失
庶幾不詒田夫野人訕笑此僕私心萬一者也介子
推曰身隱矣焉用文之陶生亦云迷途未遠今是昨
非苟又冒執事此賜爲華觀則是違溝壑之素叨焜
耀之飾忘廢黜之後責襲官寵之前榮疾大易補過
之訓犯中庸素位之戒無一可者也僕幸交於執事
久矣且積愛生妍積憎生醜古來共然別嫌明微先
輩所慎雖以李絳之賢亦有議其私於同年者矣自
執事持憲江左于人無所假於法無所貸縉紳間咸
稱誦據經秉直無與左右比者夫激揚清濁與衆爲

公執事豈以公法私一交友僕豈得以交游故干執
事公法雖執事諉曰吾以旌賢誰能信之一牌坊之
費四五十金計工二十人有奇一工計役三四旬則
是二十餘人計役七八十旬有奇崇虛跡捐寔費無
裨絲髮有損尋丈此僕爲暴殄已過矣已丑與第時
曾隨例給牌坊直百金且僕既有牌坊直矣又爲僕
建牌坊是兩費也奈何使一人兩費有司凡此數事
寔所不敢當非敢匿心矯跡多爲枝辭以微避讓之
名重獲罪有道之門伏惟執事鑒亮命有司停止前
事則幸甚理宜走謝面布悃衷坐病不能謹以書致

荅舒雲川巡按

使節之蒞于南土也且訖事而還之朝矣鄙人之所以伺候于左右者一未能展而左右之所以垂愛于不肖者顧數數有加焉既不敢以草莽蹤跡溷擾公府念無可爲謝者其於盛德但知中心藏之而已茲辱賜牌坊價五十金再拜感激益不自堪曩時郭徐諸公按于茲土亦嘗以此惠見及僕時尚蒙恩在致仕之後然于諸公之惠亦未之敢當也今爲編氓則又異矣郭徐於鄙人同年也而左右乃以此施之於山野疎逖素未嘗交際之人此其爲厚施益過于諸

公然使僕不敢當於致仕之先而顧敢當于編氓之後其爲瀆尊者之賜益大矣此僕之所甚不敢也謹告返於使人辱左右知愛之深當不以不恭爲罪耳請謝未期臨書不勝馳望伏惟亮之

二

執事之使於江南也輜車所至風裁凜然順之心竊慕焉久矣然不敢一拜下風者蓋守編氓之分不敢自齒於縉紳往來之禮也側聞薦章猥及鄙陋顧某迂贛無能人也硜硜自守雖僅不失繩墨豈敢謂有聖賢之志至於樗散抱病雖康濟一身猶且不足豈

敢謂有經時之策而執事過采不虞之論未暇察其
不肖遂以列於薦剡縱僕不自知愧其若左右知人
何哉是以深用祇懼雖然左右之薦賢以爲國也而
先於平生未嘗識面之人卽此舉動已足以勵恬退
之節而激貪競之士其所以繫世風者不少矣顧僕
非其人焉是無以成左右之盛美耳雖然不敢不勉
也所謂經時之策非山人所敢出位以思然聖賢之
學則嘗聞之於載籍而講之於師友之間矣尚當以
山中餘日竭此駑鈍反躬克己以泝諸其身而免於
大不韙焉則所以報荅知己者亦將於是乎在敢布

鄙衷吳越密邇更容翹首再覩激揚之政如何如何

與陳遜齋巡按

某迂拙無似然至於慕德嚮賢之心未嘗不與人同
而交際務施報尚往來之誼亦未嘗不與人同也自
使節惠臨江南躬清苦之行以率先屬吏嚴激揚之
政以整齊習俗某雖在山澤亦竊聞風而慕焉久矣
且使節莅敝邑兩辱垂問野人之廬而士夫間亦每
傳言執事以道義相愛因復自念僕未嘗一日得奉
教於左右而乃辱降意先施若此則又竊感且愧焉
久矣然則僕於執事不爲無所嚮往而執事於僕不

為無所下文矣其於所謂慕義之心報施之禮皆宜
奔走自効於左右而乃缺然至今焉者非甚疎狂當
不若是故敢以鄙懷布於左右其被罪為民人也諸
公高誼雖過以士禮相遇而固陋之私則不敢不以
民禮自居編氓之役既非所以僭於縉紳之交稼穡
之論亦非所以參於政事之間是以八九年來其於
公門未嘗敢一窺焉蓋非敢自為偃蹇誠不敢以瀆
尊者也草莽之不敢見孟子之所謂不敢也且其多
病早衰去冬復感陰寒遂成末疾兩足痿痺臥不能
起颯然摧朽已成廢人惟屏跡村莊少藉藥物支持

是以執事之門既未及躬候而執事枉顧又不及擁
篲以迎蓋坐此也然則僕於執事交際之禮既拘於
分之不敢自盡嚮往之殷又牽於病之所不能自致
惟有捫心懷慙而已念無以自達於左右故敢以書
上并以為謝幸垂亮焉

與賈太守書

史生還獲聞起居與德政之詳甚慰素仰弟迂疎無
似自屏居以來四方知舊絕不敢通書或有書見及
則荅之而已以為山林屏廢杜門省過之人其禮自
宜如是且亦平生自守其固陋而不敢失者也今春

偶有素不相識鄉人名孫仲者持兄書惠見及當時
姑奉荅一書後或言此人先造贗書以誤左右之聽
聞之不勝惶悚弟自己丑偕兄登第至今十餘年雖
至親未嘗敢爲之請囑雖在敝郡縣諸公亦素不敢
有一字相囑乃爲素不識面之人請囑于千里之外
亦可笑矣且弟縱不才亦素知兄之剛正豈宜以私
干之旣以自愧又以自訟豈平生心事不能見于信
此一鄉人所以至此也若果有此煩兄發其事治其
人以爲作僞之戒并將原所造贗書發下一覽感感

荅李中谿御史

兄之使閩也一年矣辱以書下問者數四矣而僕無
一言之獻豈惟素性迂戇自度不能然亦以兄之才
力自足辨此耳旣又自惟以爲兄之才力固不待人
然屢問而屢無一言焉是亦不免有負相知乃輟轉
思之竟無所得惟有一事可以少效悃而塞下問之
勤者則言之適在此時然亦自度非迂則戇也惟兄
亮之而已且夫撫按之權舉劾最重百官之所以勸
懲公道之所以開塞其繫於撫按舉劾亦最重然而
今世所謂舉劾者僕竊異焉僕嘗備員郎署矣嘗得
日聞郎報矣或曰今日某巡撫舉劾奏至矣僕不問

而知之矣或曰今日某巡按舉劾奏至矣僕不問而知之矣何也其所舉者可不問而知其必藩臬方面大官也其所劾者可不問而知其必通判縣丞小官也其所舉者可不問而知其必牽朋聯伍不數十人不止也其所劾者可不問而知其必窳乎寥乎纒三兩人也如此則是賢者盡大官而不賢者盡小官也則是賢者甚多而不賢者甚少也夫使賢者盡大官又使賢者甚多而不賢者甚少則宜其政平而訟理苞直不行於上怨毒不結於下天下可以卧而帖帖矣而顧不能然則是大官不能盡賢與賢者不必甚

多而不賢者不必甚少也大官不必盡賢而賢者不必甚多不賢者不必甚少則彼舉大而劾小者毋乃大官則足以樹恩而小官無傷於任怨也歟又毋乃勢弱者易凌而根固者難拔也歟而其所舉所劾之多與少又毋乃厚市恩而薄引怨也歟如此則人心奚而得勸懲公道奚而得不塞也雖然固亦有藩臬方面大官而不舉或反見劾者矣嘗駭而問其人焉則是非能劾藩臬方面大官也亦非其人之果不賢也或負氣倔強不善曲媚者也不然則受人指嗾為之快忿者也亦有通判縣丞小官而不劾或反見舉

者矣嘗駭而問其人焉則非能舉通判縣丞小官也亦非其人之果賢也或多援善鑽最有力者也不然則其親與故也如此則所劾者縱非小官則必負氣倔强與爲人快忿者也所舉者縱非大官則必多援善鑽與親且故也然則人心又奚而得勸懲公道又奚而得不塞也由此言之爲撫按者固不得以能舉人能劾人爲榮而必舉劾之不稱爲可懼矣今兄之所屬其爲方面大官者誰乎其爲州縣小官者誰乎僕山澤之人耳其姓名且不知也大官賢乎不賢乎小官賢乎不賢乎僕固不知也賢者多乎少乎不賢

者多乎少乎僕固不知也而爲是多口者亦據素所疑於人人者言之耳然以兄之志剛而識明秉正而嫉邪固必不同於人人矣必能示勸懲而彰公道矣又何藉於僕之言乎然僕之爲是言於兄亦非欲兄之不舉大官不劾小官也非欲兄之所舉必少而所劾必多也大官果賢矣或矯而不舉亦私也賢者果多矣或避收恩之名而欲矯之以少舉不賢果少矣或沽澄清之譽而欲矯之以多劾者亦私也雖然竊以爲莫如精舉而慎劾則劾者固少而舉者固不得多矣或曰舉劾皆少則是善有隱而不彰惡有微而

不屏也是不然矣夫天下中人多而最賢最不賢者少也舉劾所以出於常格以待最賢最不賢之人耳若夫小善小惡則固有考語矣又何慮善有不章而惡有不屏也故僕以爲莫如精舉而慎劾况意何如一言之獻如是而已惟兄亮之

與周約菴中丞論項守

數辱惠書教督以所不及深感知愛無量僕自去歲移家至陽羨與世利益疎濶此昔人所謂懶與病相成雖僅守固陋不敢墜失至於讀書窮理冀有新得則甚不能也其何以仰副明公教督之勤耶知媿知

愧茲啓僕友人項喬者其人溫雅純寔雖自處若謙退而其志常欲爲古人雖其貌樸野而其中寔耿耿然雖多臥病若不任事而蹇蹇奉職不肯一日尸乎其官僕於交游中知之最深而資其切磋之益亦最久矣又自羅翁當國爲縉紳所輻輳而永嘉之人根株附麗攫美官鼓聲勢者尤衆喬與羅翁又有葭莩之親乃獨泊然自守不亂於羣甘心隱約不覲非望然此士人居身之常不足以稱喬而喬之不苟大率可見也此不惟如僕輩與之素交游者能知喬而士大夫亦多知喬者夫以僕素辱明公之知則固可

以薦人而不為僭以僕知喬之深則固可以薦之明
公而不為黨自喬在屬下二三年間僕不敢以一字
稱喬於左右者豈復過避嫌疑使喬之名譽不通於
上而歸朋友之過於僕耶竊以為明公精鑑近世希
有又素以汲引人材為心而喬之為人必能在處有
所樹立則明公自將知喬而喬自足以受知於明公
又何藉乎僕為人媒也昨得邸報見明公薦三郡守
獨不薦及喬則始撫然異之既而思之何僕所料之
不中耶豈喬之失其故步耶或喬之廉靖宜於郡署
而不宜於郡守耶抑僕祇見喬前日之善而明公祇

見喬今日之未善耶不然則或有間之者耶不然則
以明公精鑑照物無遁而喬也日夕在左右而獨不
得借餘光焉豈其命耶夫人情翻覆不常旬日異態
固有慝情為善而後或敗露者矣亦有始雖強於為
善而後不免改節者矣僕又何敢以四五年所見
過信故人耶雖然喬悃悞可信入也以喬之素能蹇
蹇奉職則其為郡守不肯闡茸或可知也以喬之素
不肯奔競則其在郡不肯自污或可知也又未敢以
過疑故人也雖然僕所取信者明公之鑒也明公之
黜喬而不舉必有說也則是喬果可信者少而可疑

者多耶果飾於前而壞於後也不然何爲其見黜於明公也耶明公非不憐材則是喬果敗露與改節也僕之心不能解也使喬之賢而偶未見知於明公則僕固不敢默矣使喬果不賢以自取戾焉亦宜一請教於明公而與之絕可也是以不量狂妄而有是說焉伏惟亮而恕之幸甚

與魏立峯憲司論呂提舉

曩獲與兄同事吏曹且辱兄意氣相許願奉別十四五年而不獲一晤又十四五年間不能以一字通殷勤乃今輒有言於左右者亦恃兄之能以意氣相信

我也敝鄉人提舉呂朋以夷人事獲罪上官雖其一時踈虞或不能免而其平生心事則固可亮東南風俗鮮識廉恥而朋自少獨刻苦植立勵一介之操又恬靜不妄干進惟其刻苦自立是以歷官十七年而家無一椽一壠之增惟其恬靜不求是以受旌薦者十餘而竟回翔乎州縣冗散之間此其平生心事信於鄉人而尤見信於鄙人父子間者也蓋世俗所謂矯激修飾之過則有之而謂其忍於自汗或未然也小心怕事之過則有之而謂其敢於賣法或未然也其所以或致踈虞者則亦有說蓋廉靜之士多短於

才而周防曲慮似非朋之所長耳夫網之以跡而不必信乎其心上官之所以行法也在朋亦何辭之有矜其所長而宥其所短上官之所以曲成也在朋亦或可以自雪矣此兩者皆在吾兄而已或曰吾兄則知朋矣如上官之不相信何夫秋厓公古道人也僕雖未識其人而知其爲人也吾兄古道人也古道如吾兄宜無不見信於秋厓公朋之區區清苦宜無不見信於吾兄然則矜下吏之長而貽上官曲成之美是在吾兄而已朋迥邈世途亦久無宦情但惜其見幾不早而已去官居官無足論者以事關名節不得

不一爲之白耳僕向備員京師不能稍引此人每用以爲愧今其在難不得不一爲之白耳然亦昔人所謂惟執事可以間此言惟僕於執事可以此言進也不然則朋爲賄吏而僕亦爲受賄人囑罪者矣知我罪我亦惟兄而已冒瀆不任悚悚

與葉東園御史

王照磨還稍能道兄初政所設施則已凜凜風裁矣而來書猶以未能行一事爲說蓋昔人云施爲欲似千鈞努言其不輕發也兄之慎重不肯倉卒此幹大事者自宜如是耳然巡按體要本無瑣瑣其契際只

在激揚一著而激揚大體亦不專在任滿舉劾一疏
但隨所巡歷明示好惡其悞熟承迎者雖善于集事
而不加喜其直抗悃幅者雖近于迂鈍而在所恕其
矯詭欺誕者雖在大吏而有所必懲其忠實為民者
雖在小吏而無所蔽蓋虛已無我以臨之訪酌民言
以盡之則風裁所在自足以撥轉人心矣何如青州
鎗手膽勇趨捷誠勁兵也居常固之以恩而齊之以
軍律雖蹈湯火可矣但勞此兩人遠來甚艱苦前有
書止之而不及也

與徐少初縣尹

某罪隸之餘禮不宜復齒於縉紳交際之間是以每
遠引而去之竊以為姓名不通於諸公久矣茲又辱
巡倉巡江二公之賜令人愧懷益不自勝欲作書辭
謝又難于為說是以敢有所請教於執事也夫諸公
之賜其名則幣帛果酒也而叩其實則白金也欲以
辭幣帛果酒為說則悖于其實欲以辭銀為說則悖
于其名是以措詞之難也古者禮存乎幣帛之後
世以幣帛為禮此其實則既亡矣而其名尚存也若
夫市道之交則錢貨而已矣雖然如公古道君子也
如諸公古道君子也豈不欲行古之道而以市道歟

豈以爲若某輩人者其好潔操行之心不能勝其嗜利無恥之心故幣帛虛名也金錢寔利也而特以此厚之歟不然其特以此愧之歟頑鄙之人可以省矣是諸公之所以廉頑也某罪隸也賜之幣帛不敢當賜之金錢不敢當豈其能自處以廉乎蓋古之所謂不敢也然而爲曉曉者竊懼名寔之亂也公古道君子必且有以教我矣某山野鄙人于當道諸公辱顧不敢荅辱賜不敢拜非以爲簡也禮不敢也荅與拜既不敢不荅不拜又鄙心所甚不自安也向曾奉瀆乞命吏人于鄉官揭帖中除去賤名以安編氓之今

豈未蒙亮察耶特在知愛乞如前所瀆則上官可以不知鄙人姓名而交際之間可以泯然無跡矣附瀆

二

讀清獄申文深知仁人之用心至悉謹篋而藏之以告後之君子以延長者之惠于無窮也更承示區處牌坊銀事往時所辭諸牌坊銀只爲未有所處遂至久而不知所用之矣今用以修理書院不惟此銀得有所著落且于風教有補焉甚善甚善但中間稱獎鄙人太過讀之且甚自愧也某嘗以爲今日吾輩之病太率在於寔行未修而虛名先著閭域不務而門

面是張是以書院講學一節多為具文而非彼此感應之真機而其志之不相同者則遂指擿以為口實誠所謂吾黨有過焉者也况如僕者極疎且陋何敢當此乞于申文中自見今買莊一所以至儼船以居數旬及因以禮敦請講學一句敢勞削去是所以免僕于名浮之恥而亦左右相愛以德之素心也幸亮之

荅符松巖郡守

讀沃洲公論船隻事綜理精密最是得策更賴公潤色而行之可以無遺點蒐慝矣曩曾請教地圖一節

此法可以檢田畝可以聯伍保助守望可以知險易障塞水陸襟喉之所在昔人所謂視都知野知國可乎據而知焉者也然明公亦既行之矣更望于田畝多寡地理險易襟喉處再加詳註而明公自精核之不得只憑里胥之文具而已更望明公于政事之暇時往一二緊要村落特省農功而因以親驗其肥瘠險易與圖相參若此法立得有下落則自此以後興徃作賦設備追胥不知省却幾多氣力絕却幾多弊端然此惟明公之實心為民與明公之精力能行之故僕敢以為說不然則徒作一番騷擾而後日竟委

之故紙無用也昨承教以因革之說當時草草泛及
他事未及悉心以請此事不嫌于遲遲熟思審處在
明公必能為百姓長久之慮不徒以一時興利去弊
為功容日更聞緒論也前所興革已陳于沃洲公者
及備邊疏中論兵民事皆蒙 賜教幸幸

與呂沃洲巡按

別久瞻望甚勞每苦俗套拘人不能一棹於婁江虎
丘之間與兄相傾倒也悵悵東南州郡連歲旱災即
今苗未盡稿遇雨之吉尚有可望倘更三數日不雨
則數十萬生靈未知死所山人亦不免於焦枯是懼

不知天心仁愛竟何如也前年大祲尚賴滄源公與
吾兄勤恤民隱不遺餘力而有司務於仰承兩公德
意蠲租賑粟是以百姓幸有孑遺焉然孳死疫死亦
既不忍言矣惟今年事勢又異往時何者閭閻積連
歲之飢則一歲艱於一歲矣官廩捐連歲之賑則一
歲空於一歲矣蓋承兩年大飢之後而又飢焉故據
今年分數雖止是一年之飢其實一年併受三年之
飢也其為事勢難易可知况兩公一時代去又若故
奪之所恃賴然者夫粟不必其盈於倉而有所可轉
錢不必其盈於帑而有所可通此其便宜之權惟撫

按則然亦惟撫按有真寔爲民之心者乃能操其便
宜之權以御其變而使不至於窮若夫有司則雖憫
兩恤災儘力周旋顧其力能行於法守之所及而不
能行於法守之所不及能爲於官民之藏之所有餘
而不能爲於官民之藏之所不足若使官民盡匱固
亦無如之何俗所謂好媳婦做不得沒米不飽也雖
然官民之匱憂之誠是也至於憂兩公之將代則竊
自笑以爲過矣兩公者一日居乎其位一日心乎其
民者也去之日如始至者也許兩公代期尚旬月有
餘以旬月盡瘁之精力而全活東南數十萬溝壑之

命兩公豈憚爲之自古救荒無奇策亦無多說只是
措錢米一法耳誠得兩公以旬月盡瘁之精力從事
其間隱度於公私之用而均平其斂散之宜至於粟
不必於倉而有所可轉錢不必於帑而有所可通諸
如此類可專行也速行之不可專行也速請之則前
之所憂官民盡匱者亦可以化而爲豐也不難矣曩
時所奉救荒條例併東湖撫公奏疏中間區處錢米
事頗具當時以麥熟無所用之不知今有可採而行
者否有可采而陳請者否或可因兄以達於滄源公
採而行之與採而陳請之否聞南都倉粟其羨至四

百萬以上可勾十年之支而有餘滄源公去歲所奏
平糴一法此軍民公私凶豐兼利之術奈何當事者
議論不同遂使滄源公美意不竟然此法終不可罷
也不知滄源公再能以此意陳請否繼滄源公撫巡
者又能以此意陳請否願兄力贊之近聞之一戶部
長官言此法有三利云云其說可謂曲盡縱使諸郡
盡荒但得京倉糴粟三數十萬石分散諸郡諸郡每
發官帑銀萬兩爲糴本輸之京倉則可得米二萬石
平歲人食米一升凶歲則減之是二萬石者二三萬
人百日之命也是官帑不過出銀萬兩而續二三萬

人百日之命以待來歲之熟也三數十萬石者五六
十萬人百日之命也京倉糴粟三十萬石而得銀十
五萬兩是國家不過錢米互換之間實未嘗費斗糧
損一錢而賜五六十餘萬人百日之命以待來歲之
熟也其爲利害較然可知其議論不同者不過以苟
有緩急京儲缺乏爲說耳夫糴三數十萬石之米於
四百餘萬石羨餘之中特十餘分之一耳且今江東
雖災而江西湖廣頗聞豐熟則京倉歲額本色之入
固將源源而來矣豈預憂十年之後之不足而輟旦
夕之所必救哉故願兄之力贊其說而佐爲之請也

至於有司所請遠糴一節蓋慮異日穀旣不登而遠商又不來則雖積錢盈篋坐而待斃矣故救荒惟是預處錢粟而變錢爲粟尤其是先事預處之善者也計吾兄亦已聞而可之矣雖然此皆人力之可爲者也若使皇天果無悔禍之期而澤終不可冀則人力必有所不及而地方意外之變亦不可不先圖願兄更以旬月盡瘁之精力且徧巡諸郡間延見吏民身親其利害而曲爲之處且使車一臨視數十紙文書督促爲益多矣兄其圖之

荅曹 巡鹽

僕迂疎固陋之士也惟山澤屏跡則其所宜不謂過辱左右之知未及傾蓋而先惠以教音勤之以下問此古者觀風之使不憚身先施之巖壑自養之士則可矣顧僕豈其人哉雖然由是足以知左右之急於獎善不暇擇乎其人切於好問故不暇擇乎其言也竊奉下風感慰感慰今吳粵薦饑村墟之間鷄狗無聲草根樹皮亦憂其不繼矣流孳露藿所在如積天心仁愛不知竟何以善其後伏惟左右雖不在撫巡之責而同於觀風之任者也君子一體萬物固不論於職守之所及與所不及也而况在觀風之任哉幸

而今之司國計者皆率守令力舉荒政以全活溝中之瘠蓋不徒阜財足課通惠恤竈爲於職守之所及而牧牧體綏瘦人浚計 國家根本之慮以爲職守之所不及以盡吾一體之心固知左右之有義矣辱厚意之殷敢布愚悃

與李龍岡邑令

歲凶民萃賢侯爲之心惻而百方圖之者深矣輕齎一說向已面白茲復具之於書以爲可以佐百姓之急而裨萬一於賢侯百方之圖則不敢以出位爲嫌也竊惟國家之賦其水旱可得而減免者兌運以外

之數也雖水旱必不可得而減免者兌運以內之數也水旱不可以不恤而兌運又必不可減免於是輕齎之法蓋米自江南而輸於京師率二三石而致一石則是國有一石之入而民有三三石之輸若是以銀折米則是民止須一石之輸而國已不失一石之入其在國也以米而易銀一石猶一石也於故額一無所損其在民也以輕而易重今之輸一石者昔之輸二三石者也於故額則大有所減矣國家立爲此法蓋於不可減免之中而寓可以通融之意不必制其正賦之盈縮而但制其腳價之有無不必裁之

以豐凶之斂散而但裁之以本折之低昂一無損於國而萬有利於民此其法之盡善而可久者也以武進一縣言之歲該僱運米五萬四千五百八十一石三斗四合此其入於國之正額也本色正耗水脚平米七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石七斗三合八勺四抄折色銀九千一百五十一兩四錢六分五釐五毫二絲此其費於民之羨數也若以銀而權米石以直五錢為率米七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石有奇為銀四萬九千八百四十兩有奇與折色銀共五萬八千九百兩有奇若得從輕濟之例石折銀五錢計銀二萬七千

二百兩有奇而足縱使加折至於六錢七錢計三萬七千八百兩有奇而足則是民每歲出五萬八千九百兩有奇之中而今出其三萬七千餘兩之數以不失國家之定額而實私其二萬餘之羨以自潤也夫五錢者江南之平價也七錢者折色之極則也若使江南米貴自五錢以上而蒙恩折色或減至七錢以下則其所私之羨固當倍之且獲矣倍之為四萬則是十萬人凶年一月之食也則是國家不出一粟不費一錢而為凶年十萬人續一月之命也為民父母者何憚而不以告乎司國計者亦何靳而不為乎且

夫國家漕運四百萬石之中固嘗定有輕齎四十萬石以待四方之以水旱來告者矣蓋其歲之凶與否與歲凶所在之地不可知而所謂輕齎歲四十萬之額以待四方之以水旱來告者將安用之況自古經費其本折之權率視緩急而爲之操縱今國家所以遠輸於江南不憚二三石而致一石者正以江南米賤而京師米貴耳近聞京師之米直自七錢而減至四錢而江南米直自七錢而增至九錢其爲貴賤特異常時則是江南以二三石致一石而又不當一石之用也今若取銀於江南而用銀以給京軍之當給

米者江南無遠輸之費京軍無賤糶之困此正今日之便宜耳然則非惟無損於國蓋深有利於國而得乎操縱緩急之權者也夫損國以益民猶且爲之國家發內帑以賑災者往往有之矣又況無損於國而有利於民而又況國與民並受其利者乎此事在不疑而必可行者也爲民父母者何憚而不以告乎司國計者何所靳而不爲乎嘉靖十數年間江南屢告災國家亦屢嘗以輕齎與之此其近例試求之故籍可覆案也查得嘉靖十四年蘇松等處災傷巡撫侯都御史等奏戶部覆准除蠲免外充運四百萬石內

准折銀糧一百五十萬石兌運米每石折銀七錢改
兌米每石折銀六錢其被災尤重者量准十萬石於
臨德二倉支運每石止徵腳價銀一錢五分自此而
上嘉靖十二年折兌一百萬石十年折兌二百一十
萬石八年折兌一百七十萬八千石無歲不有災傷
則無歲不有折兌此其因災傷而折兌者常例也又
伏讀嘉靖九年詔書兌運米以十分爲率量准五分
是時常州一府該得折兌八萬一千石此其不因災
傷而折兌者例外之恩也由此言之蓋有因災傷而
行支運以大寬民力者矣未有災傷而不行折兌以

重困吾民者也蓋有不因災傷而折兌以廣例外之
恩者矣未有災傷而不行折兌以啻於例外之恩者
也此

祖宗之良法美政

聖天子之深恩厚澤於豐時足國之中而寓救災恤
患之至意雖旱乾水溢而民免爲溝中瘠者誠戴
聖澤之厚於無窮也

與徐養齋

向承教以所不及深感道義之愛皦皦曠曠昔人有
明戒矣敢不奉教以求進於若虛若愚之學也伏聞

位晉司徒足占泰道之亨矣周時敷五典擾兆民
故事可復見於今乎斯民無祿連歲凶飢自冬徂春
溝中之瘠在在有之每一郊竹露舐滿目爲之不能
下食幸賴撫巡諸公郡縣有司薄征散積悉力其間
不然民其無孑遺矣乎今幸及麥秋可以續食然連
朝霧雨二麥之腐壞者又幾半矣去歲緩征之額若
欲於麥內取盈則恐民不堪命奈何且二麥無收之
處雖征之亦何所出而其薄有所收之處彼方圖救
目前之飢猶且不足而尚有餘粒能補其去年之通
竊恐鞭笞日用而故額未必能足則是昔日緩征之

惠乃爲今日急征之困也非不知上供之定數必不
可缺但得稍遲數月併於秋糧內帶徵則有司省却
一番催科閭閻省却一番煩擾在國計一無所損在
民力亦無不堪而巡公孜孜愛養救災恤患之盛心
於是爲有始有終矣此其事只在數月早晚之間耳
非有損上益下之難也僕僻處山林未嘗獲奉教於
撫公是以不敢徑以書達而以聞於執事且此固百
姓之公言也惟明公亮之

與人論旱荒

蘇松常鎮並爲鄰郡而地利之高下水勢之淺深迥

然不同或遇水荒則蘇松特甚而常鎮尚可或遇旱荒則常鎮爲劇而蘇松得利試以運河測之則常州水止尺許而蘇松尚有至于丈餘者此其地利水勢顯然可見恐明公以爲蘇松未嘗告荒而常州獨若嘒嘒然者不以民之僥倖于免稅則以爲有司之私于其民而其實旱與不旱有不同也是以蘇松荒而得常州以相補常州荒而得蘇松以相補民實國稅兩相消息造化者亦有裁成之意云耳

與呂沃洲巡按

同心之誼悵然遠別以兄之不能忘情于僕亦知僕

之不能忘情于兄也江臯遠送尚有瞻望弗及之感趨而避之豈人情哉顧事體有所不可者僕自兩度廢罷歸來前此巡公如趙舒周諸公皆未嘗有一面之識雖同年如徐何陳諸公亦未之敢見豈特狷狹之性以此自守兼亦山澤之分不敢踰越且省事省勞亦病夫之所便至於吾兄則有不然平日於兄既辱道義兄弟之愛而兄之來也又以同心之故拳拳相求僕亦欲如故事引避深覺於情有甚不自安者然初意止謂一見可矣繼而再見三見四見焉日不足而繼之以夜焉然在兄無私於故人之譏在僕無

奔走形勢之嫌所恃者平生所自守能自信而已矣
好事者不疑其干請被罪者不猜其毀言所恃者平
生所自守能自信而已矣所謂惟吾與兄可也夫兄
行部之日既已破格相與矣而兄去部之日乃獨不
能破格相送哉所謂事體有所不可者何也正恐見
之者以爲僕之與兄綢繆若此也不知出於故舊必
不容已之情而槩以爲山人所以事上官之常禮則
送故者必不可以不迎新新故相仍息肩何日若夫
一賢一否則昔人所謂爲罪滋大者也欲稍自息機
以返初服不得不自兄始之矣近龍溪相過與之盤
桓山中數日別去已訂他年之約若兄有便還山則
奉教之日長在今日且割遠別之情以爲山人自便
之圖其亦可也

荅施武陵

方田一法不難於量田而最難於覈田蓋田有肥瘠
難以一槩論畝須於未丈量之前先覈一縣之田定
爲三等必得其實然後丈量乃可用折算法定畝如
周禮一易之田家百畝再易家二百畝三易家三百
畝此爲定畝起賦之準亦嘗觀 國初折畝定稅之
法腴鄉田必窄瘠鄉田必寬亦甚得古意今茲不先

核田便行文量則腴鄉之重則必減瘠鄉之輕則必加非均平之道也量田之難全在乎此至於丈量法其簡易者具之九章算法中須凡自明此意乃可付之下人為之庶無弊也痛楚中略具梗槩奉荅華生所列書則兄已見之如更查得有書容續奉耳

與鄭戶部

執事此行國儲民命繫焉伏聞下車以來仁風所宣里閭相慶益自來督賦之使多以徵斂哀聚為功而執事獨以寬大行之是以始及下車而應感已若此矣變產一節其利病更僕未易數也大率奸民始初

莫不上耗國儲下蝕良民以肥其身及其敗露至勤冠蓋遠出猶或憑奸民之攀扯而逼迫良民代為之償則是國家懲奸之法未及行於親手欺盜之人而推膚剥髓鬻妻賣子之苦已波毒於窮簷無告之小民矣是奸民重得志而良民重受困也執事仁人也必自有以處此山澤鄙人出位妄言并希亮之

與王比厓郡守

東南州郡侈靡日長而虛耗亦日甚譬如病火之人顏色澤然而血氣槁矣吾北厓以古人之節清化源以古人之政撫羸吐暮月則既效矣惟率是道而終

始之則百姓之福而區區野人之望也催逋部使者
且至僕自生長草萊備見變產之害濫及無辜小民
毒痛不忍言北厓仁人也必將有以處之夫素嘗侵
欺之奸籍其貲可也孥而繫累之可也重戮以懲衆
可也小民何罪焉而代為之償乎名曰變產實逼而
奪之耳雖然昔人固有言矣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
部使者方以括財為功而守令欲以民瘼為事則勢
固不同也於是處之為難惟執事悉心以慮之多方
以圖之國與民兩無憾矣林鎮江先生亦好古君子
也變產之說執事幸不見謂迂濶則可與林鎮江共

論之蓋此非一人之私言也卷子索書鄙作僕於詩
本不工自稍知問學以來頗欲收斂精神會性情之
實是以經年不復從事於此然恐重違吾丈之意當
書舊作數首送上也讀衡山先生文字可以補鄙人
疎漏之過矣謹謝教謹謝教六經之學邇年來稍嘗
究心焉而苦未之有得也欲觀西原公所著甚勤便
中幸速之奉教未期臨書但有馳情

荅王北厓郡守論均徭

執事所病於均徭舊法之不可行者其說大槩有五
大戶之詭寄也奸猾之那移也花分也賄買也官戶

之濫免也。大戶之詭寄起於官戶之濫免，則此二弊者其實一弊也。夫濫免詭寄之弊，謂某官例得免田千畝，而自有田萬畝，或自無田而受詭寄田萬畝，則散萬畝於十甲，而歲免千畝，實則萬畝皆不當差也。其說是矣。雖然，其以萬畝而散之各甲，以歲歲倖免千畝者，必非田甲皆是本官真名，與皆注本官者也。必將田甲詭為之名，也使其甲甲皆是本官真名，而不能為之名，則一人而十甲，其為奸固易破矣。若必是一甲為真名，而諸甲詭為之名，遇其真名與注官之甲，則免其非真名，與注官之甲，不得免，即十年亦

止免一年耳。安得歲歲倖免也。不然，均徭冊外別置一冊，注每歲所嘗蠲免之數，如其官例免田千畝，而一甲內已免過田七八百畝，縱或二甲三甲有田許，撞足例免之數，數外則役如此，則雖甲甲免歲歲免，亦止得一甲一歲該免之數，又安得以千畝影免萬畝也。此法在一疆察吏執之，雖真是官戶之田，亦不得覲額外濫免。況詭寄乎。至於移甲之弊，則執事所謂只據黃冊，或十段冊，足以革矣。而又病於黃冊與十段冊之不可據者，則固以為與每歲推收之法相礙也。夫每歲推收宜於賦，不宜於役。十年定冊宜於

役不宜於賦役主戶賦主田賦則隨田流轉役則依
戶擬注是以賦法則既準之每歲旋造之徵冊所以
便民之灌輸役法則宜準之十年併造之黃冊所以
便官之點差即此兩法本不相縮而執事又疑於據
定冊編差或有田既賣而差仍累者則編差之際其
人必且自言於官曰吾田已賣之某人而某人宜頂
吾差于是官爲之按其實而以某人頂某人差如此
則是以虛名編差者故賣主也以實力頂差者新買
主也故賣主以虛名編差可以無亂乎定差之籍新
買主以實力頂差可以無累乎鬻田之人且夫役法

上下其戶以差其甲之錢聚則稍重而散則稍輕花
分者只可花分子戶以移稍重而就稍輕其實不得
花分鬼名以移絕有而就絕無也且十年輪編不能
禁人之花分而一年一編又安能使人必不花分欲
使人必不花分則在嚴之於攢籍之始而非所以較
於編差之際也賄買一說曩時輪歲編差則豪民以
賄避力差而請銀差今時歲歲編差則豪民以賄避
差頭而請貼戶曩時輪歲編差則戶胥之家一年而
集一甲豪民之金今時歲歲編差則戶胥之家一年
而集一縣豪民之金大抵論詭寄賄買兩弊則繫乎

令長之疆察與否不繫乎輪年與不輪年也論花分
移甲兩弊則繫乎冊籍之精核與否不繫乎輪年與
不輪年也法無全利亦無全害以輪年一編為全害
乎而可使小民一歲忍苦出錢九歲晏然坐食以一
年一編為全利乎縱可以盡革詭寄賄買花分移甲
之弊而不能不使窮僻小民歲歲裹糧集錢奔走城
郭此其利病亦自相準古有之利不百不變法先時
有司激於官戶豪家之暗損小民然却不就舊法中
調停裒益而驟變之以收一切之效以為此足以裁
損官戶豪民而已不知小民亦竟受其病今之萬口

訛訛喧然稱不便者未必盡出於官戶豪民而往往
多出於窮僻困阨之小民矣請試言小民之所最不
便者大槩亦有數說且如一邑丁田以十分為率往
時一歲編審一分其為數則狹令長耳目差易徧持
籌而算之差易辨縱有弊焉而差易以察今一歲盡
審十分則其為數頓濶於往時十倍令長一人耳目
籌算所缺漏處必益多耳目籌算缺漏益多則戶書
里胥之權益以重奸民益得以輸金於權之所重以
為規避小民無金可輸則歲受苦役益無所訴而長
令則益不能覺察若此者非曩之長令多精彊而後

之長令多鵠突也其繁簡濶狹之勢寔然而執事乃謂輪年則胥猾多得售奸不輪年則胥猾多不得售奸豈別有說耶不然何其與吾所聞異耶又如一力差約銀十兩為率往時十年一編正戶約銀五兩貼戶約銀五兩則貼戶五而足矣人數既寡故其裒而斂之也不難今一年一編則曩率出銀一兩者今減而出十分兩之一曩用貼戶五者今必增而用貼戶之為五者十人數既廣其勢必散有差頭終歲物色尚不能徧識貼戶之門者何況能盡斂其錢是以往時所病正戶饕餮貼戶今時所病貼戶耗損正戶小

民不幸被點正戶則破家矣若此者非曩時之正戶皆疆梁而今之正戶皆懦弱也其聚散零總之勢亦必至此而不足怪又如銀差曩之法歲總納銀一兩則今之法歲零納銀一錢納多者其倍稱之數稍輕納少者其倍稱之數必重納一兩縱倍之三兩而奇足以納矣納一錢非倍之四錢五錢或至八九錢不足以納也此其總納則費固輕而零納則費固重也不獨如是而已以一兩總納之一年則是為一兩之銀一遍赴官守候交納一遍往來盤費設或交納不時公人一遍下鄉需索而已今以一兩而散納之十

年則是爲一錢之銀亦一遍赴官守候交納一遍往來盤費設或交納不時公人亦一遍下鄉需索是今日一錢之累並不減於一兩而曩日一年之累乃浸淫於十年其爲便耶其爲不便耶其最不便者其爲坊郭之豪民耶其爲窮僻之細民耶此其爲病不可枚舉恐不特如執事所謂似涉騷擾而已也則今法之當變理在不疑秋糧帶徵之說旣格於復除之無定數而不可行矣惟用十段冊法則可以革詭寄移甲諸弊而無一歲一役之擾然執事因黃冊之不可行而疑於十段冊之不可行者則亦有說夫黃冊之

不可行者黃冊之法敝也黃冊之法敝而邑之丁與田大半不登焉故十段冊者爲之括其欺隱以補黃冊之不及以均平力征而已使黃冊果無弊乎則徑用黃冊編差可也使黃冊不能無弊乎則爲之十段冊以補黃冊之不及而編差焉可也因黃冊之不可行而併疑於十段冊之不可行則過也執事又謂常州賦稍輕蘇州賦稍重則其法不可畫一豈常州自宜從舊法蘇州自宜從新法夫賦自重輕而入情之好逸厭煩好省厭費則胡人度之越人固有不甚相遠執事其試察之竊恐蘇之民之情不甚遠乎常之

民之情而法之可行於常者未必不可行於蘇也

二

別兄甚久耿耿提學公且至荆溪兄以提調當來可得一面晤也均徃法曩時所欲言於兄者不過只是一兩言蓋慮兄以新法為甚便民也今讀來教則兄已深知其不便而有意於革之也久矣大率十年一役雖極重亦甘心一年一役雖極輕亦不願此人之大情而新舊兩法之利病可以一兩言盡之者曾聞人言胡虜愚蠢只怕鞭朴更不怕殺益零星星星痛苦難忍也此言雖可笑然亦可以喻人情矣少時嘗

讀衍義補論均徭負米之喻亦深以其說為然及今日下老實行之乃見其害益知書生坐談真不可便以經世而差顧兩法在宋時亦甚紛然司馬公力主變顧為差而有識者亦甚病其講之不詳則以為司馬公少歷州縣之日淺也僕屏居草莽于民所便所不便則稍知之而稍能言之至於所以為之區處寔以生平未嘗親在裏邊經歷雖以為常之民曾享十段冊之利而其中委曲尚未能悉知又何以為蘇人謀也承兄下問草率奉對真似乎強其所不知矣竊惟賦役之最煩而敝最多者無如蘇州牧守有懇惻

爲民之心者無如兄沉潛善思精於處事者無如兄
必能別出良法使新病故病一切掃去以幸蘇之人
於百千年也是在心誠求之而已豈待書生坐談如
僕者之贊之也哉僕自稍涉世事乃知凡百變更之
際極是難事即如曩時有司變十年均徭爲一年本
是愛民真心而講之不詳則其弊已效於今日矣今
欲變一年爲十年而講之不詳又焉知不貽後日無
窮之敝哉兄之遲遲其間不肯輕變極是不爲而後
可以有爲大易所以致戒致慎於革也雖然革非得
已也昔荆公論顧役以爲此法終不可罷僕亦以爲

一年均徭此法必不可不變顧其說如此耳至於利
病之詳區處之宜則老吏積年總書中有知此者兄
試虛心問之勿以其素曾作弊之人而拒之者民中
有知此者兄試虛心問之勿以其山野倨侮而忽之
士大夫中有知此者兄試虛心問之勿以其必爲一
身一家之私說而先意逆之多方訪求再三斟酌使
無一不宜乎人情而無一人不得盡其情則變之可
通通之可久矣曩者敝郡更法時蓋應君爲之守應
君志在民者也其所更賦法最爲精善可以百年無
敝但役法則今日便不可行耳此二法雖同是一時

事亦同在一書冊中而利病相懸而不相掩或因其
役法而并訾其賦法或因其賦法之不可變而併謂
其役法亦不可變皆偏辭也蘇郡其亦然乎聞部司
文書督通甚急則楊給事之說不行矣又累賢使者
區畫奈何奈何

荅蔡可泉判官

白下本非有約顧奉清論同寢食者數日若大洞既
有約矣謂必得奉清論同寢食如白下也乃竟爾茫
然人事之不可料者如此然兄既絆於領簿不能來
而僕江湖散漫之人宜可乘興一至大洞且得逕造

府下又以家君至家日侍定省莫遂茲懷乃知名山
勝遊非特牽纓者常不能兼雖江湖漫散如僕者亦
若有所繫而不可必遂矣奈何伏惟吾兄純明溫粹
篤於向道以此爲政必能近人然僕竊有願言於兄
者大凡年少高志之人於事未必備嘗故或病於疎
文藻雅逸之士多不奈煩至以簿書獄訟爲溷褻故
或病於華而無實而謫官遷客縱不怨尤又往往以
簡曠不事事爲得體故或病于惰窳而苟祿此三事
雖號爲賢士大夫者或不能免也以兄之篤於嚮道
自然不墮落此弊然僕所望於兄亦惟兄不使毫髮

有類於此而已若使此處鎮密即是學問鎮密一有
脫漏即是學問脫漏不當舍此更言學問也大學曰
心誠求之孔子曰無勸惟兄留意焉僕自少隱居亦
嘗痛百姓疾苦欲援手焉而惜無路也以爲他日苟
幸從薄宦庶幾得一社一民以自效雖才器駑鈍亦
庶幾興起一兩事利人者除去一兩事病人者以少
償所願焉及竊祿干朝浮沉郎署數年竟不能一獲
素心雖已罷官閒居猶用此爲歎兄初亦署郎也不
謫則不爲此官矣是僕昔所冀而不得者兄今得之
兄之志豈與僕異耶則今日之謫固天所以拓兄之

才成兄之志而試之實效也僕竊爲兄幸之廣德之
民以黠悍著聞久矣昔時治廣德者患其然也則必
峻刑法以繩焉民見上刑法之峻也則益出於悍黠
以求必避是以至於上下相賊刑罰益以峻而黠悍
益不可勝曾不知君子長者雖無一時操切之效然
每每能使人回心而率化乃知漢史馭惡馬者利其
銜勒之說爲未然而蘇洵以齊魯待蜀人之說益可
信也兄意云何或能了大洞之約悉意請教當在此
時故不盡言兄其亮之

與吳峻伯縣尹

前使者冒進瞽言自分必且見絕於吾友矣適會陳
戶曹道及吾友欲相顧是吾友舊愛之深不遠以瞽
言爲臯也即令人往候使節於白氏則已行矣悵惘
竊惟論治者先體故按替之體異乎州縣風憲之職
異乎拊循而州縣之所以拊循其民惟其平易豈弟
大小畢輸其情使民之入公門者如入乎其家見守
令者如見其父母是之爲貴耳使民見威而不見德
敢怨而不敢言則雖一時或能收整頓揅切之效而
其所斲喪者多矣書高明柔克可省也向孫文卿在
江陰嘗過僕僕問之曰兄素講學學問不是空談即

如大學論平天下如保赤子此便是真心便是明明
德况試自省百姓到面前時可與自家兒子一般文
卿應曰此意却似有之僕當時不以爲然曰兄得無
太容易說了又之詢其所以蒞民果無甚愧乎其言
僕是以心慕而敬焉文卿方於事上而圓於撫下是
以雖或惡而謗之而不勝其愛而譽之者之多也眼
中亦曾見一人爲江陰使百姓膝行而前俯伏戰慄
不敢仰視此輩者何足多哉吾友清才雅志僕何用
喋喋若此但柔克之說爲高明者發耳傳曰善人受
盡言僕素以豪傑望吾友豈獨善人已也相念甚勤

未知使節何時更入郡耳懸懸素不遣人持書入府
縣中今特遣此以謝兩次不得相見之故且恃吾友
之知我也此後有持名到貴治者必偽無疑預言之

與金攝山縣尹

金入於大冶數經火力愈鍛鍊則愈精純而投新馬
於舊牧之圍試其熟技則人與馬益相習雖然其雜
金固有一火焉則耗者矣其牧馬如東野之御固有
始則善而久則馬逸焉者矣攝山之凜坎於世也是
金之數經於火也其再令於章丘也是再牧馬也吾
見攝山之愈進於精純而章丘之民與攝山益相習

也雖然不可以不兢兢也使久而益精也而無耗焉
久而益相習也而無逸焉而後知攝山之果為良金
與良牧也近得李中麓書言章丘凋弊甚須得良吏
拊循極有望於攝山僕以為在攝山舉定海之故事
行之益加之意而已至於馬因地異性人因地異習
銜勒有緩急飼秣有燥濕不窮其力不失其性則在
善牧者虛心而調劑之僕又何言哉

重刊荆川先生文集卷之九

重刊荆川先生文集卷之十

中庸輯畧序

中庸輯畧凡二卷初宋儒新昌石塾子重采兩程先生語與其高第弟子游揚謝侯諸家之說中庸者爲集解凡幾卷朱子因而芟之爲輯畧其後朱子既自采兩程先生語入集註中其于諸家則又著爲或問以辨之自集註或問行而輯畧集解兩書因以不著于世友人御史新昌呂信卿宿有志于古人之學且謂子重其鄉人也因購求此兩書而余以所藏宋板

輯畧本授之已而呂子巡按江南則屬武進李令板
焉而集解則不可復見矣序曰蓋古之亂吾道者常
在乎六經孔氏之外而後之亂吾道者常在乎六經
孔氏之中昔者世教衰而方術競出陰陽老墨名法
嘗與儒並立而為六家為九流其道不相為謀而相
與時為盛衰佛最晚出其說最盛至與吾儒並立而
為儒佛然其不相謀而相盛衰也則亦與六家九流
同夫彼之各駕其說而其盛也至與儒亢而六而九
而二也斯亦悖矣雖然其不相為謀也則是不得相
亂也嗚呼六經孔氏之教所以別于六家九流與佛

而豈知其後也六家九流與佛之說竄入于六經孔
氏之中而莫之辨也說易者以陰陽或以老莊是六
經孔氏中有陰陽家有老家矣說春秋者以法律說
禮者以刑名數度是六經孔氏中有名家有法家矣
說論語者以尚同之與兼愛尚賢明鬼是六經孔氏
中有墨家矣性不可以善惡言其作用是性之說乎
心不可以死生言其真心常住之說乎是六經孔氏
中有佛家矣六家九流與佛之與吾六經孔氏並也
是門外之戈也六家九流與佛之說竄入于六經孔
氏之中而莫之辨也是室中之戈也雖然六家九流

之竄于吾六經孔氏也其爲說也粗而其爲道也小
猶易辨也佛之竄于吾六經孔氏也則其爲道也宏
以濶而其爲說也益精以密儒者曰體用一原佛者
曰體用一原儒者曰顯微無間佛者曰顯微無間其
孰從而辨之嗟乎六經孔氏之旨與伊洛之所以講
于六經孔氏之旨者固具在也苟有得乎其旨而超
然自信乎吾之所謂一原無間者自信乎吾之所謂
一原無間者而後彼之所謂一原無間者可識矣儒
者于喜怒哀樂之發未嘗不欲其順而達之其順而
達之也至于天地萬物皆吾喜怒哀樂之所融貫而

後一原無間者可識也佛者于喜怒哀樂之發未嘗
不欲其逆而銷之其逆而銷之也至于天地萬物泊
然無一喜怒哀樂之交而後一原無間者可識也其
機常主于逆故其所謂旋聞反見與其不住聲色香
觸乃在于聞見色聲香觸之外其機常主于順故其
所謂不睹不聞與其無聲無臭者乃即在于睹聞聲
臭之中是以雖其求之于內者窮深極微幾與吾聖
人不異而其天機之順與逆有必不可得而強同者
子程子曰聖人本天釋氏本心又曰善學者却于已
發之際觀之是中庸之旨而百家之所不能駕其說

群儒之所不能亂其真也彼游揚謝侯諸家之說其未免于疵矣乎吾弗敢知然而醇者大矣其未能不浸淫于老與佛乎吾弗敢知然而師門之緒言蓋多矣學者精擇之而已矣則是書其遂可廢乎是信卿所為刻以待學者之意也

明道語畧序

道致一而已矣學者何其多岐也蓋聖人贊易模寫人心之妙與乾坤合體而蔽之以兩言曰忠信曰敬忠信者非他也吾心之無所欺焉者而已矣敬者非他也吾心之無所肆焉者而已矣此無所欺之心即

此無所肆之心此無所肆之心即此無所欺之心此無所欺無所肆之心即渾然乾坤之心非二也乾坤之心不可見而見之於復復之所以見乾坤之心也學者默識其動而存之可矣是以聖人於乾則曰其動也直於坤則曰敬以直內乾坤一於直也動本直也內本直也非直之而後直也蓋其醞釀流行無斷無續乃吾心天機自然之妙而非人力之可為其所謂默識而存之者則亦順其天機自然之妙而不容纖毫人力參乎其間也是故湛然常寂而非靜也盎然常感而非動也退藏於密而非內也曲成萬物而

非外也不寢不食而非助也不睹不聞而非忘也懲
忿窒欲而未嘗損也改過遷善而未嘗益也是乾之
所以為易而坤之所以為簡也如此則為敬以直內
不如此則為以敬直內如此則為集義不如此則為
義襲如此則為由仁義行不如此則為行仁義故曰
道致一而已矣學者何其多岐也彼其所謂從事於
心者蓋未嘗實有見乎天機流行自然之妙而徃徃
欲以自私用智求之故有欲息思慮以求此心之靜
者矣而不知思慮即心也有欲絕去外物之誘而專
求諸內者矣而不知離物無心也有患此心之無著

而每存一中字以着之者矣不知心本無着中本無
體也若此者彼亦自以為求之於心者詳矣而不知
其弊乃至於別以一心操此一心心心相猝是以欲
求寧靜而愈見其紛擾也夫聖人論心之精莫如易
之乾坤而善發易之蘊者莫如程先生之書先生之
書得於心而言之者也故其言曰鳶飛魚躍與必有
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會得活潑潑地不會得只是
弄精魂又曰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又曰
以敬直內便不直矣然則彼之所謂從事於心者其
為敬以直內者耶其為以敬直內者耶其為非力以

存之者耶其為力以存之者耶其為活潑潑地者耶其為弄精魂者耶武進尹撫州徐君子弼自少有志於心學蓋讀先生之書而有會焉而懼學者求於心者之差也則取二程全書採其要畧而刻之於邑中以其出於明道者為多也而題之曰明道語畧嗚呼學者患不知求之於心知求之於心矣而其多岐又如此故夫擇之果不可以不精也

季彭山春秋私考序

春秋之難明也其孰從而求之曰求之聖人之心聖人之心其孰從而求之曰求之愚夫愚婦之心春秋

者儒者之所累世而不能殫其說者也而曰求諸愚夫愚婦之心不亦迂乎孔子嘗自言之矣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斯民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者也春秋者聖人有是非而無所毀譽之書也直道之所是春秋亦是之直道之所非春秋亦非之春秋者所以寄人直道之心也人人之心在焉而謂其文有非人人之所與知者乎儒者則以為聖經不如是之淺也而往往謂之微辭是以說之過詳而其義益蔽且夫春秋之為春秋以誅亂討賊而已子而嚴父臣而敬君人人有不知其為是而弒君篡父人人有不知其為

非者哉人人知其為是非而或陷于弑逆焉者昔人所謂以意為之也雖其以意陷于弑逆而其直道而行之心固隱然而在也聖人早為之辨醒其隱然而在之心以消其勃然敢動於邪之意是以亂臣賊子懼焉而能自還也其使之懼者不逆之於勃然而動者之不可忍而牖之於隱然而在者之不容息是以能使之懼也非書其弑以懼之之謂也其懼者但覺其隱然而在者之忽露而不覺其勃然而動者之暗消是以懼也非懼其書我而不敢為之謂也故曰孔子懼作春秋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孔子之懼心斯

人直道而行之心一也斯人直道而行之心亂臣賊子之懼心一也人人之心在焉而謂其文有非人人所與知者乎善說春秋者則不然曰無義戰人人可以知其為無義戰也而奚問其有鐘鼓無鐘鼓云爾也曰其三王之罪人其五伯之罪人人人可以知其罪之在也而奚問其功與過云爾也曰亂臣賊子懼人人知其為討亂賊也而奚問其君之有以取之無以取之云爾也以是說春秋豈不簡約而易知也哉可謂以愚夫愚婦之心求春秋而不蔽於聖經者也或曰然則游夏何以不能贊也曰高與赤者世傳以

為游夏氏之徒也師說固宜有在焉者其猶未免於
說之過詳歟其諸家之紛紛者又可知矣可謂蔽於
聖經而不以愚夫愚婦之心求春秋者也余為是說
久矣儒者皆牽於舊聞迂焉而莫予信也間以語彭
山季君君欣然是之于是出其所著春秋私考視余
則公穀之義例左氏之事實諸家紛紛之說一切摧
破而獨身處其地以推見當時事情而定其是非雖
其千載之上不可億知然以斯人直道而行之心準
之要無甚相遠者余是以益自信余之說有合於君
也君嘗師陽明王先生聞致知之說為能信斯人直

道之心與聖人無毀譽之心同其春秋大旨亦多本
之師說故其所見直截如此至於地里古今之沿革
姓名氏族之瓜星曆之數度禘郊嘗社禮樂兵賦之
纖悉古今之所聚訟皆辨析毫釐務極該實昔人所
稱經師莫之及也以非大義所關故不擿之序中蓋
余嘗聞李愿中言羅仲素說春秋初未甚曉然及住
羅浮後其說不知何如夫羅浮何與於春秋也豈不
以此心空洞無物而後能好惡與人同好惡與人同
而後能說春秋也歟君老矣方且隱雲門之邃賦文
字之支離兀然洗心以游於無物其所說春秋又當

有進於是者余尚得而見之

巽峰林侯口義序

有逐末之學而後有反本之論蓋有執器而無得者
論者曰盍反而求之乎道雖然未若即器而道之為
至也有稽古而無得者論者曰盍反而求之乎今雖
然未若即古而今之為至也有滯經而無得者論者
曰盍反而求之乎心雖然未若即經而心之為至也
孔子不云乎興於詩立於禮夫詩之咏歌禮之數度
豈非所謂器而詩禮之為經也豈非所謂古也哉試
嘗觀之心之不能離乎經猶經之不能離乎心也自

吾心之無所待而忽然有興則詩之咏歌關雎猗那
之篇已隨吾心而森然形矣是興固不能離乎詩矣
然自其讀詩而有得也未嘗不恍然神游乎關雎猗
那之間相與偕和乎虞廷周廟而不知膚理血脉之
融然以液也則是學詩之時固已興矣非既學詩而
後反求所以興也自吾心之無所待而忽然有立則
禮之數度玉藻曲禮之篇已隨吾心而森然形矣是
立固不能離乎禮矣然自其讀禮而有得也未嘗不
恍然神游乎玉藻曲禮之間相與揖讓乎虞廷周廟
而不知膚理血脉之肅然以歛也則是學禮之時固

已立矣非既學禮而後反求所以立也安得以寓於
篇者之為經而隨吾心森然形者之不為經耶故即
心而經是已安得以無所待者之為吾心而有所待
而融然以液與有所待而肅然以斂者之不為吾心
耶故即經而心是已然則何末非本而又何所逐耶
何本非末而又何所反耶雖然善學者一之不善學
者二之非獨今日然也在孔孟之門亦或不免於二
之矣子夏傳詩傳禮後世訓詁家宗之子夏非訓詁
也然已權輿子訓詁矣聖人懼其滯而無得也而曰
女為君子儒君子者務本之謂也子貢求性與天道

於文章之外聖人懼其離而無得也而曰一以貫之
言文章即性與天道也今之為形聲文字訓詁之學
者皆是矣君子懼其滯而無得也為之說曰盍反而
求之乎心也此所謂有逐末之學而後有反本之論
者也而學者緣此遂以為必絕去形聲文字與訓詁
求之窈窈冥冥而後可以為至道二者本末則必有
分矣然而皆聖人之所不與哉林侯口義者侯之與
二三子所以講於六經孔孟之書者也林侯苦節而
不以驕世峻行而不以矜俗其志務於反躬以求盡
乎精微而於古人形聲文字之間乃索之如此其密

而析之如此其詳嘻吾知其不為滯也其殆有見於道器古今之不二也乎雖然吾猶懼二三子之二之也二三子試致誠而求之默識吾靈知靈覺之本體於群居誦習之中融然以液否耶肅然以斂否耶是融然而肅然者在心耶在經耶在心也則何待乎經在經也則何感乎心是心與經一者耶二三子可以即此而自得之美而又何窈窕冥冥之求哉或曰今之為形聲文字訓詁之學者皆是也子顓顓焉若恐二三子之離而去之何也曰本末則必有分矣二之皆敝也且夫滯經之敝淺而著離經之敝深而微滯

經之敝惟固陋者而溺於此離經之敝雖疏通者或不免溺焉吾舉其深而微而二三子乃或昧於其淺而著吾欲使二三子不溺於疏通之士之所溺而二三子乃或不免溺於固陋之士之所溺則非余之所敢知也而亦非林侯之所知也於是口義刻既成丹徒李令來請序序之

筆疇序

苟可以誘世而勸俗者君子不廢也匹夫一怒挺而兩鬪於是時而莊語之以詩書禮樂則益其怒而疾其聞耳而滑稽之士為之微言冷擊嘲諧詼諛於其

旁則釋然一噓而散小夫婦人恣睢兇毒於冥冥或
懼之以士師理官之法彼有傲然而已矣巫兒佛媪
為之張皇神鬼指徵機祥則彼且瞿目縮舌而駭汗
夫苟可以解急聞則嘲諧詼謔或捷於詩書禮樂苟
可以懼冥兇則神鬼機祥或痛於士師理官滑稽機
祥之說非君子之說其要於解聞而懼兇則君子所
以為勸於世也由此言之其苟可以為勸於世雖其
戲如滑稽誕如機祥且不廢也况其言之根據古先
而不詭於繩墨者乎筆疇之為書自居身御物至於
家人細瑣之事皆備自經史百氏至於小說衢巷之

談多所採摭蓋亦不盡雅醇而其大旨要於使人畏
慎柔寬擇步而蹈以避咎其知足少欲忍辱濡下賔
名去華大率稱引老莊然而古先所以厚施薄責懲
窒忿慾之緒言亦徃徃而在也昔人謂老莊處危世
觸駭機欲以曲自全故徃徃上柔弱黜剛強至自處
於材不材之間迷陽卻曲以晦世而免禍為是書者
其意毋乃出於此歟雖然使明哲之士讀之則自可
以觀其深到其駁焉而節取其是者以閭巷鄉曲之
士讀之且將悚然有動乎其心怵於禍而冀於全去
其狃忿鬪爭恣睢兇毒之習而庶幾乎謙柔長厚寬

身之道豈非志於勸俗者之一助歟是書故有板刻
吾邑吳前川翁乃刻而揭之墓之左屋以示其鄉人
然半而不完翁之子鳴三既得其全書于是併刻之
以廣於世以成父之志云

王君注握奇經序

余少頗好奕無從得國工之譜而獨以意為之寤寐
而懸思焉久之其於戰守攻圍之間若或有得算焉
而因以勝於人其不能勝而敗焉者則咎於思之所
不至而已藝既稍習已而得國譜則余所以勝者大
率多古人已試之術其敗焉者則古人已先為之營

救布置余于是自笑其思之不極不能盡合於古人
而又惜不早得國譜以助余之思也以是知古人之
精神寓之于譜奕者索諸已之精神與索諸古人之
精神苟有得焉其致一也奚必譜之是而心思之非
奚必心思之是而譜之非乎然則言兵法者何以異
此自伏羲畫象貞坎悔乾為師已寓居中握奇之義
而握奇經則世傳以為黃帝書蓋戰法自黃帝始也
顧其文簡奧世鮮知者王君以窮經餘力推究其說
為之註釋其諸家言兵有及于握奇者悉取而附之
其營算占候亦綴焉以為兵家全書君示余余竊嘆

其有似于吾所謂奕之譜也蓋史稱衛霍不學古兵法而每戰輒勝然觀其環車為營縱輕銳往當匈奴實得經中所載二壘游兵之義至諸葛氏摹握奇為八陣鈎角聯絡一一古法宜其可以必勝矣而竟不能成混一之功豈其所當之敵有堅脆耶何暗合古法與純用古法者其效乃若是相反耶然君頗自竒其說以為得吾書而用之內靖草竊外盪醜虜特為易事蓋余之于奕也雖知思與譜之無二然以譜措之懸思則差較毫釐以懸思措之臨局則又差較毫釐是以聖人自謂能行三軍而又曰軍旅未學言兵之不可以嘗試也王君年始衰矣而志尚壯今塞垣多故安知不有知君而舉之者使之儒服立軍門親鼓鞞之間以與老將角短長而知其勝算之果不能出吾書也則王君乃可以自信矣

江陰縣新志序

有家者隨其家之所有而籍記之其常也凡其田畝租甌錢貫絲縷豉合醬罌僮指之數此織勤治生者之所詳而游閒華飾者之所畧也凡其池館花樹狗馬圖畫古物珍器之數此游閒華飾者之所詳而織勤治生者之所畧也二者則更相笑矣而家之所以

為家者則固在此而不在彼也與郡國州邑之有志
自古而已然亦所謂隨其郡國州邑之所有而籍記
之其常也禹貢周職方豈非志國邑者之所權輿也
哉然自後世觀之則見其有瑣細而俚俗者夫夫其
田賦高下之異等墳墟黎赤之異壤九鎮九澤之異
名而五戎八蠻之異服其列而載之可也至於篠簜
籩簠淮蠙江龜海錯之纖細則類於草木蟲魚之書
而多男少女多女少男之紀則近於閭井村俗之談
古人何若是之瑣瑣也蓋苟有切於利器用而阜民
生辨陰陽而蕃孳息則固不得以其穢褻而畧之而

况其大且重者乎其所載而詳者固然則其所不載
者亦可知矣後之所謂地志者則異是矣其叙山川
也既無關於險夷瀦洩之用而其載風俗也亦無與
於觀民省方之實至於壤則賦額民數一切不紀而
仙佛之廬臺榭之廢址達官貴人之墟墓詞人流連
光景之作滿紙而是嗚呼此何異於家之籍專記圖
畫狗馬玩具為粧綴而租餽錢貫所以需衣食之急
者漫不足徵也其亦何取於為家也與知家之有籍
本以治生而非以觀美國邑之有志本以經世而非
以博物則得之矣竊聞

國朝集諸儒臣修一統志時兩人相誚其一人欲載
科目之數則曰此非進士錄也其一人欲載戶口田
賦之數則曰此非黃白冊也科目則別有錄矣不載
宜也戶口田畝固天下之大命而經國者所必稽也
且若彼之說則禹貢周職方其亦黃白冊也哉彼固
以是為瑣細俚俗焉而不載也江陰於常州為屬邑
而枕江之衝為蕪常諸郡北門以故視他邑獨重舊
雖有志而宜書不書不宜書而書大率如所論諸志
之弊無足徵者至今令餘姚趙君始更修之趙君為
政繁已愛民才敏而慮周凡志中所載田賦徭役戶

口食貨謹俗水利防江治盜之源委本末節錯絲棼
蓋皆君之所嘗蚤夜盡心焉者其於浮文美費則盡
屏去不事譬如辛苦起家之人斤絕耳目之玩而畢
力於家人生事之間一錢粟之盈縮一減獲之奸良
與夫鑄鑰閭戶之守雖其錙銖隱贖而聰明智算舉
無遺者於是一切以其精神思慮之所及而登之於
籍至其纂緝成編則以屬之學士張先生先生以其
國史之餘才而推之以成一邑之史故其所載繁簡
刪存能得趙君之所用心而著之以為後來治邑者
之所據準又如計然任公之徒精於治生而太史公

萃之為傳凡其仰俯拾取廢居棄與之法與夫卮菑
菽漆之細莫不具載能得諸人之所用心而著之以
為治生家者所必資蓋為邑之與治生意嚮或異家
籍之與邑志體裁亦殊至其的然當於實用而不取
辦於具文焉則一也夫前人以其所用心而著之籍
記後人因其所籍記而得前人所用心而守之是以
家道能常興而不墜予欲使後之為江陰者因趙君
之所為志而知其所用心而守之也為之書其端

鄭君元化正典序

會稽金錫竹箭之產甲天下其鍾為人文大率峭拔

清慧能以文章勲伐耀于當世至於方外之士亦往
往能倣儻瓌恠以露其奇蓋所謂地氣然也會稽鄭
君少喜談兵讀韜鈴諸書尤工於風角鳥占嘗北抵
宣大東歷遼薊掀髯謁諸邊帥談笑油幕間每虜鏑
驟飛發一語策勝敗屢屢奇中以是撼責瑞老将而
出其橐中之金短衣飛鞞目中無百萬貔虎氣當此
時蓋一機智勇辨之士及長揖邊帥故裘南歸乃究
意黃老內養之學翱翔吳會與媿婢騷人墨士相徵
逐寄身藥肆中吶然守柔下廉晝卧人不識其有雄
氣者蓋鄭君始終若此亦奇矣哉鄭君自謂得青峰

碧厓諸異人之傳嘗著內養書名曰元化正典大槩本之中黃之說又謂邵子十二萬九千六百之數蓋暗藏火候以為邵子最得伯陽微旨余聞內養家多言火數乃虛設期於陰陽無偏勝而已鄭君乃以為實有是數若跬步以至百步然者余不能盡解其說也鄭君又欲往燕齊海上牢島不夜之間庶幾復遇異人焉燕齊海上之異人若黃石海蟾之流蓋嘗決機軍旅而其後得仙者也鄭君倘得而見之乎其端以語我

右編序

古今宇宙一大碁局也天時有從逆地理有險易人情有愛惡機事有利害皆碁局中所載也古聖人經天緯地畫野肇州設官分職正外位內幽明人鬼不相瀆擾奸良淑慝鳥獸戎夷各止其所所以界碁局也至於奕數之變縱橫翻覆紛然不齊雖其紛然不齊而至於千百億局則其變亦幾乎盡而其法亦畧備矣自三代之末至於有元上下二千餘年所謂世事理亂愛惡利害情偽凶吉成敗之變雖不可勝窮而亦幾乎盡經國之士研精畢智所以因勢而曲為之慮者雖不可為典要而亦未嘗無典要也語云人

情世事古猶今也豈不然哉奏議者奕之譜也師心者廢譜拘方者泥譜其失均也有見乎背立之說則以病背水之軍有見乎死地之說則以置背水之軍然而二說同出於十三篇中焉可泥也而焉可廢也余之纂右編特以為譜之不可廢而已而未及乎不泥譜之說也右編者古者右史記言也

左編附序

左編者為治法而纂也非關於治者勿錄也關於治者則妃后外戚儲宗宦倖奸篡方鎮夷狄草莽之亂而總之將與相而總之君亦云備矣然周官治典所

職曰師曰儒師儒何與於治典也君與相與將行之師儒講而明之故云師道立則善人多而朝廷正言師儒之係乎治者重也故纂前史儒林道學諸傳為諸儒傳經生訓詁文詞筆劄儒之別也故次之諸儒之後隱士不事王侯而志可則深處巖壑而龍光於朝英主亦徃徃尊禮其人以風世所謂以無用為用也故纂隱逸傳至於前史有方技傳蓋巫史宗祝所以左右人君而星曆醫藥百工皆有國者之不可缺以漢一時論之東方之詭譎滑稽而要之引君於正立子明之卜毛延壽之畫與巫蠱之禍則其為奸不

可窮詰其所係始若此故纂方技傳三代而下儒術與二氏相盛衰亦世道之變也馬遷傳老子范史始紀西域沙門夫二氏之書各五千餘卷其說侈矣則其人宜不可以無紀也且以觀儒術之盛衰焉纂二氏傳而總之為左編附云

文編序

歐陽子述楊子雲之言曰斷木為棊椀革為鞠莫不有法而况於書乎然則况於文乎以為神明乎吾心而止矣則三三之畫亦贅矣然而畫非贅也神明之用所不得已也畫非贅則所謂一與言為二二與

一為三自茲以往巧歷不能盡而文不可勝窮矣文而至於不可勝窮其亦有不得已而然者乎然則不能無文而文不能無法是編者文之工匠而法之至也聖人以神明而達之於文文士研精于文以窺神明之奧其窺之也有偏有全有小有大有駁有醇而皆有得也而神明未嘗不在焉所謂法者神明之變化也易曰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學者觀之可以知所謂法矣

雜編序

易不云乎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曾子論道之

所貴者三而歸蘊豆於司存以反本也論者猶以為頗析道器而二之莊生云道在稊稗在瓦礫在尿溺其說靡矣儒者頗有取焉以為可以語道器之不二也語理而盡於六經語治而盡於六官蔑以加之矣然而諸子百家之異說農圃工賈鑿卜堪輿占氣星曆方技之小道與夫六藝之節脉碎細皆儒者之所宜究其說而折衷之未可以為贖而惡之也善學者由之以多識蓄德不善學者由之以溺心而減質則繫乎所趨而已史家有諸志雜編者廣諸志而為之者也以為語理而不盡於六經語治而不盡於六官

也故名之曰雜編

福建鄉試錄後序

代作

竊聞化之隆也候於遠治之衰也候於近周文王壽考作人而汝濱江沱之間至於田野武夫皆可為干城腹心及周之衰則自溱洧之郊密邇王畿且學校墮壞士人挑閨而缺於禮故詩人本王道之興廢免置子衿並列于風豈非以遠近為候與今閩粵去畿甸最遙乃士人蔚然有章採禮樂之華掇仁義之精其經術直與鄒魯相抗而文采或過焉於戲此所謂候諸遠者乎蓋自我

高皇帝取閩時曾不血刃而入郡嚮風山珍海錯海外奇寶方軌而走於中國下至蠻谿蛋壑皆得脫去桴鼓之警而修其俎豆之業者且百餘年今

天子又方懋德建中以仁義禮樂鼓鑄區宇漸濡煦沫冒于海隅是其人文之化鬱於古而盛於今有不然與說者謂文王國於岐豐而江沱汝墳正直其南故詩入歌之謂之二南言王化自北而究於南今京師古幽薊之墟當中國良維閩粵當巽維亦直其南觀之天文北極執斗樞以旋轉六合而閩粵在東甌之宿近太微明堂之位北直斗柄又大海首起于

東北而其委在東南潮汐相應天地呼吸之氣相通由此言之天運人事殆有符應者乎故必以閩粵之盛為天下文明之候而不敢以繫之一方之開塞也夫多士者不啻古兎置野人之儔也既與山珍海錯並輸於

天子豈不有魁梧瓌偉之器可以當干城腹心如兎置野人者與則世有歌頌

天子作人之化其必以閩粵為二南矣多士則永有聞於世矣乎

東川子詩集序

西北之音慷慨東南之音柔婉蓋昔人所謂繫水土之風氣而先王律之以中聲者惟其慷慨而不入於猛柔婉而不隣於悲斯其為中聲焉已矣若其音之出於風土之固然則未有能相易者也故其陳之則足以觀其風其歌之則足以貢其俗後之言詩者不知其出於風土之固然而惟恐其粧綴之不工故東南之音有厭其弱而力為慷慨西北之音有病其急而強為柔婉如優伶之相閔老少女雜然迭進要非本來面目君子譏焉為其陳之不足以觀風歌之不足以貢俗也余讀詩至秦風其言盡田獵戰鬥之

事其人翹然自喜慨然有躍馬賈勇之氣已而讀楚騷諸篇其言鬱紆而怵怛則愀然有登山臨水羈臣棄婦之思夫秦風慷慨而入於猛楚騷柔婉而隣於悲然君子不廢豈非以其雖未止乎中聲而不失其風土之固然其陳之也可以觀其風其歌之也可以貢其俗乎東川子家秦中蓋昔人所謂汧渭之間與其所為載歌驕遊北園故處往往而在東川子雅喜為詩嘗寄余詩百餘篇皆跌宕踈健絕去脂粉纖冶之態雖其於中聲未知必合與否然可謂不失其土風者其塞垣諸曲余尤愛之如邊城鼓角春寒夢沙

塞旌旗日暮雲天寒細柳管嘶馬草滿長城水飲駝
榆關千里秦雲暮羌管一聲漢月秋較其音節倘亦
有駟鐵無衣之遺否耶然則讀是詩者不必問其何
人而知其必為秦人之詩無疑也余南人也而不能
為楚聲竊喜東川子之為能為秦聲也乃為之題其
首後有採風謠者自當得之

前後入蜀稿序

山澤好奇之士徃徃以極幽遐詭譎之觀博搜山川
草木鳥獸變化之情狀為快然其耳目有所滯而不
能徧於是有所側身四望之思宦游羈旅之士其力足

以窮懸車束馬之徑凌跼為挂標之阻然其情志有
所累而不能遣於是懷鄉去國之憂情志與耳目
常相違而山川之與人常不相值惟蜀僻在西垂古
所謂別為乾坤者也雪嶺大江之雄渾峩巫青城之
窈麗仙靈之所窟宅其勝甲於天下然陸則拒以飛
崖斷棧水則陞以驚江急峽鬪雷霆而翳日月其險
且遠亦甲於天下自古好奇之士慕其勝而以其險
遠不能至於是有所夢而游寤而嘆焉者自非游宦與
羈旅終其身無因而一至焉其至者休於險而忘其
為勝於是羈臣遷客之思深而輕舉宜搜之好移變

衰搖落之感生而雄渾窈麗之觀改蓋昔人所賦側
身西望阻岷峨者既足以著山澤好奇繾綣顧慕不
能自遂之情而其所記峽州至喜堂者亦足以盡宦
游羈旅憔悴無聊不能自遣之狀夫雖幸為耳目之
所接而奪於情志之所不快與雖幸為情志之所快
而限于耳目之所不接其耳目所不接者既不能使
景就乎情而工為鑿空揣懸之言其情志之所不快
者又不能使情就乎景而洩其和平要眇之音於是
大夫缺於登高能賦之義而騷人奇士縱欲原本山
川極命草木亦無所憑焉以聚其精而發其辨博噫

嘻此春山公前後入蜀稿所以為可諷也公自郎官
出為郡守自郡守遷按察副使先後皆在蜀其為郡
守也於重慶蓋陸走棧水浮峽而後至中州之人所
謂險且遠其為副使也於建昌則在靈關大渡瘴雨
蠻烟之外雖蜀人亦素憚以為險且遠者而公皆恬
然安之政事之暇方且披巉巖踐霜雪穿猩羆豺虎
之窟俯江妃水仙之宮以窮其勝而猶若未足故其
險無所不涉則其勝無所不窮其所歷與所窮一切
可愕可喜則無不見之乎詩蓋其大者關政理謹俗
之故其細者足以牢籠百物山川草木鳥獸變化之

情狀其叙險也既可以使入欬欬慘慄而如墮其叙
勝也又可以使人颯爽飛動而如躋向非公以其宦
游旅寓之跡而兼乎山澤奇士之好情志之所快與
耳目之所接適然遇合固不能摹而寫之若是公詩
既刻為二卷其子于德請序于余余以謂使好奇之
士讀公之詩可以不俟涉險而坐窮其勝于庭戶燕
閒之間宦游羈旅之士讀公之詩且將悅乎其勝而
忘乎其險頓然釋志于驚江絕棧之上也然則不能
自遂與不能自遣者皆將于公之詩乎有得也余山
澤人也蓋慕蜀而不能至者亦將于公之詩乎有得

也遂不辭而序之

山堂萃稿序

余讀孔氏論語而見其所稱古之逸民夫逸之為言
隱也彼其事汗君而為之士師至于三黜而不肯去
與其斷髮雕體以君長於蠻夷偃然有南面之尊可
謂漸染于顯榮而孔子至以匹於讓國餓死之人而
謂之逸民何耶蓋此數人者其脫於聲利華寵之外
而一無所縉焉則同也特其所謂不降不辱者則心
與迹并其所謂降而辱者則心與迹判而難以識耳
今吾侍郎養齋徐公其可以與於若人之徒歟嗟乎

士之嗜欲毆諸其中而紛華蕩乎其守始進者躁於
求而宦成者固其位能自脫焉者少矣公少時則已
自致於亨衢然公澹泊不見可好其後反求乎理性
精研乎義利益知自貴而賤物故雖居高位享厚祿
而其貌冲然常若山林之癯其家蕭然常無十金之
橐乞其身有耄夫之所不能決而必之以強健之年
砥其節有寒士之所不能居而甘之以肉食之後自
是天下知與不知言清名完行者莫不翕然歸公然
則公之進而顯也其心與迹判者耶其退而隱也其
心與迹并者耶余幸與公同鄉曲自蚤歲即知慕公

公為侍郎而余適在翰林方其旅候於隆隆之門而
習見乎炎炎之態則悶然而返每一見公則不知冷
然噓我以清風也而不能去公還於家余亦罷歸又
獲從公游每訪公之廬但見山窈水迴老屋數椽堦
前烏雀鳴聲上下則不待見公而已如游於首陽之
曲柳下之鄉可以使人樂而忘返矣已而公出其詩
文若干卷曰山堂萃稿者示余余受而讀之蓋自其
平生所謂應酬文字與得歸草堂以後諸詩及謝病
諸疏皆在焉公非如文章之士刻鏤以為工者也而
其清遠間散耿介獨立之氣黜乎其淵藏璫乎其金

鳴其風旨直與古者逸民採薇之歌三黜之語歷百世而相上下則又不必即公之容望公之廬而公之為人固可以一撫卷而得矣雖然昔人不云乎身隱矣焉用文之且夫所謂逸民者方將鳥行而蟬蛻惟恐其影響之不幽而豈靳之以言語文字行於世也哉矧公位大臣又當

天子嚮意之時苟少需焉施功於社稷被澤乎生民不難也公意猶若有不屑焉者而亦何藉於文乎然而世有不能即公之容望公之廬者得其文而讀之或可以得公之為人則夫廉頑而起懦亦將於是乎

在余既校而正之以還于公因為之題其首

劔泉奏議集序

劔泉吳公奏議集凡幾卷在嘉靖初

天子勵精思治博取俊乂以充庶位尤注意臺諫之選公於是以才召入院為御史凡所建白多見採納若茲集所載是也於戲公之言備矣而其大者莫如劾柄臣之奸與請開通惠河諸疏始柄臣掌管兵怯勢為奸利士大夫以為隱憂而公慨然上疏攻之其言明白切痛多人之所難言已而相繼攻之者益衆然或過激不足取信而柄臣益恣不悛後

天子亦自燭其奸下之獄以死蓋去公上疏時十五
六年而公之言驗矣國家運道自通州至京師故從
河運後乃從陸其故河廢開猶在議者屢請修復而
京師大狃倚陸運俾利往往為飛語搃之公始建議
則以身塞利害之衝又賴

天子與相力主其事迄有成績其詳具公所上通惠
河志中自河功之成也戶部歲省運錢十二萬緡此
則公言之既效者公又欲盡轉通州之粟於京師以
消未形之患則其言未及行而憂時者多以公言為
是也公始令江山有聲而擢御史自御史出守處州

歷官南京太僕少卿而致其事公為人敏銳濶達藝
於世務而圓於應機開口抵掌鋒鏑捷露課功策效
不爽一髮非同迂腐拘牽之士指摩而坐論之者也
公嘗謂余曰士大夫談說經濟指天畫地貫穿今古
不足為難惟切中事情若操刀而割刃隨手下卒無
一刃不當肯綮乃為難耳此蓋公之所自寓乎曩公
在御史時又嘗為余言儻得在塞垣之間當為國家
鞭笞韃靼鎖吉囊噍噍之頸而致之闕下蓋公自量
其方畧氣力有足辦此者以其不至大官故其所設
施者不竟雖然是集也可以觀公之槩矣

雖其聚散存沒之不可常而宛然常如一臂之交雖
在燕間獨處之中而自得乎群居儆戒相成之益此
聲承集之所為錄也蓋昔柳子厚作父友志其人之
姓名備矣然但以侈朋游結納豪傑為美談至於切
磋儆戒相成之誼未著也衛武公所與友自卿至於
師長士至於旅賁資其儆戒以進於睿聖故抑淇澳
之詩傳之至今然其儆戒之言可聞而卿師長士旅
賁固亦當時所謂賢者其姓名獨湮沒不可見使尚
友者有遺憾焉至子輿論獻子有友五人則幸於兩
人者尚可識其姓名而慨然有感於三人者不可記

今漸齋子修名砥節不啻如柳某其尚賢取友如獻
子其老而好學蓋有衛武之遺使後之人慕漸齋子
之風而讀其所為書讀其所為書而得其所與游者
其將曰某也慷慨竒節人也某也肥遯人也某也講
學論道人也漸齋子能以其所得於友者而又以
為後人尚友之助也其亦可以無子輿三人之感矣
而余也又得以不敏之詞附姓名于集中其亦不謂
幸矣夫

吳孺人輓詩序

禮部郎中惺母

古者既有左右史以記言動矣而又為之詩詩之與

史同于籍善事以鏡來世而咨嗟咏嘆之則其味尤長而其風益遠蓋詩者其助史之不及乎然左右史所載惟其朝廷邦國王公距人殊勲絕德非此不列而其載之詩者大半多閨闈房帷之間以及伐桑采葛髦笄膏沐家人瑣屑之事是以塗山有莘助贊王業然不列于夏商之書而十三國風自二姜許穆夫人以烈節著聞則詩人多而歌之不一而足雖以田墅閭巷之婦人若草蟲雞鳴靜女其各姓絕不登史冊其事亦無特異者而皆得見之于詩豈史主于紀大而畧小詩主于闡幽探賸其為教一而其為體則

異耶然則詩非特以助史之不及其于女史尤要也漢時劉更生善為詩其所輯列女傳率本之詩謂詩之繫乎女史也豈不信乎吾友吳君敬夫之母吳孺人既沒而士大夫為之輓歌輓歌者沿于虞殯其樂道善事而咨嗟咏嘆之者詩之遺也嗚呼孺人以閨中之懿非如男女有四方之事功德炳炳可以托于鼎彝之勒左右史之載而與之不朽而又非有如燕燕栢舟載馳遭罹厄會以顯其竒節為詩人所希詫其所可見者不過乎閨闈房帷麻絲漿酒之間尊養姑章敬承夫子家人女子之常事而已雖然槩以草

蟲雞鳴之義其宜在所不廢乎是以諸君子哀而詩之以附于彤管也其以廣列女之採而興起幽人之貞也乎余國史也于序詩為宜故推本詩之繫乎女史者而為之序

鈐山堂詩集序

毛鄭說詩有詩譜以譜詩人之世也作詩者豈亦自譜其世矣乎至如羔羊之委蛇自公兔置之好逑公侯碩人之隱於公庭考槃之遁於澗谷其人之進退隱顯往往自見於詩而說詩者為之譜其世則因其人之進退隱顯而時之休明衰替變化而蕃閉塞而

隱亦因可見故曰誦其詩知其人是以論其世也少師介谿嚴公少稱神童弱冠舉進士入翰林在正德間同時諸僚莫不優游玉廬而公獨引身鈐山之隩堅苦績學以遂其所蓄如是者十有餘年故其為詩多道岩壑幽居之趣而公之跡則疑於隱至嘉靖初公起南院歷遷南吏書是時公負相望久矣往時諸僚及後輩多已聯翩秉鈞軸而公猶迴翔散地如是者又十五六年故其為詩多紀留都冠蓋之盛公雖已位上卿而志未大得也則又疑於隱顯之間聖明御極垂二十年顧前所用內閣諸臣罕能稱

上心者而獨注意於公遂自南宮入內閣未幾遂首
內閣上下之交深故其積之也久經綸之業厚故其
發之也遲自是禮樂典章屬公協贊煥然以備北虜
南倭時有兵革舉賢援能密授廟算罔不奏功往往
自為詩以紀其盛至于一時人才公所獎掖而布列
者亦彬彬畢見於公之詩公詩有翰苑稿使粵稿留
院稿使郢稿留省稿南銓稿南宮稿直廬稿公於詩
文各極其工而尤喜為詩公所寓必有詩若以自紀
其進退隱顯之跡而讀詩者則以論世也杜少陵一
老拾遺偃蹇無所與於世以其忠義所發為詩多紀

時事故謂詩史而唐人又為少陵詩譜以論其世况
公詩所紀當世之 國家大事皆身所歷而自為之
者少陵詩謂之詩史然則公之詩謂為時政記亦可
也毛鄭詩譜以譜衆人則詳於其世而人繫之少陵
詩譜以譜一人則詳於其人而世繫之必有譜公之
詩者則公進退隱顯之跡益以明而世益可論矣公
既以全詩授胡梅林總督使刻之而屬某為之序某
竊以文詞受知於公公頗謂可與言詩者嘗侍公於
苑直公示之近稿曰吾少於詩務鍛鍊組織求合古
調今則率吾意而為之耳某對曰公南都以前之詩

猶煩繩削也至此則不煩繩削而合矣公領之已而
曰吾不與後輩談詩恐以詩人目我而敝精於無益
語也夫公之詩雄傑古雅渾密天成有商周郊廟之
遺知音者自當得之然公既不欲以此自著而某又
敢以此仰贊於公哉特舉公之詩係於談世故之大
者使論世者有考焉遂書以為鈐山詩集序公之諸
稿隱顯備矣總而題之曰鈐山集蓋處貴顯而不忘
隱約者公之志而讀詩者則以為公之詩鈐山深蓄
之力也夫

董中峯侍郎文集序

喉中以轉氣管中以轉聲氣有湮而復暢聲有歇而
復宣闔之以助開尾之以引首此皆發於天機之自
然而凡為樂者莫不能然也最善為樂者則不然其
妙常在於喉管之交而其用常潛乎聲氣之表氣轉
於氣之未湮是以湮暢百變而常若一氣聲轉於聲
之未歇是以歇宣萬殊而常若一聲使喉管聲氣融
而為一而莫可以窺蓋其機微矣然而其聲與氣之
必有所轉而所謂開闔首尾之節凡為樂者莫不皆
然者則不容異也使不轉氣與聲則何以為樂使其
轉氣與聲而可以窺也則樂何以為神有賤工者見

夫善為樂者之若無所轉而以為果無所轉也於是直其氣與聲而出之憂憂然一往而不復是擊腐木濕鼓之音也言文者何以異此漢以前之文未嘗無法而未嘗有法法寓於無法之中故其為法也密而不可窺唐與近代之文不能無法而能毫釐不失乎法以有法為法故其為法也嚴而不可犯密則疑於無所謂法嚴則疑於有法而可窺然而文之必有法出乎自然而不可易者則不容異也且夫不能有法而何以議於無法有人焉見夫漢以前之文疑於無法而以為果無法也於是率然而出之決裂以為體

餽飭以為詞盡去自古以來開闔首尾經緯錯綜之法而別為一種臃腫倨澁浮蕩之文其氣離而不屬其聲離而不節其意卑其語澁以為秦與漢之文如是也豈不猶腐木濕鼓之音而且詫曰吾之樂合乎神嗚呼今之言秦與漢者紛紛是矣知其果秦乎漢乎否也中峯先生之文未嘗言秦與漢而能盡其才之所近其守繩墨謹而不肆時出新意於繩墨之餘蓋其所自得而未嘗離乎法其記與序文章家所謂法之甚嚴者先生尤長先生在翰林三十餘年嘗有聞於弘治以前諸先輩老儒而潛思以至之故其所

為若此然今之為先生之文者蓋少其知先生之文而好之者又少矣先生之子近思將刻集以傳而請序於余近思豈亦以為世之言秦與漢者未必能知先生之文而余之愚陋稍知之也晉江王道思平涼趙景仁其文在一時文人中最有法皆先生丙戌為考官時所取士近思試以先生之文與吾言質之其必有合乎否也

重刊荆川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35575 号

平成 3.11.22

聖和學
園短大
圖書館

928

5

6



